

紙上風雲——描繪辛亥革命中的廣東紀事

沒有廣東和香港，便沒有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革命不僅僅是槍炮硝煙，紙張句讀中也有時代的強音。香港孫中山紀念館推出最新大型展覽「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追溯辛亥革命活動如何在廣東萌芽發展，以及革命思想又如何藉報刊廣泛報道、深入人心；透過展品，亦能夠感受到日本等國家對辛亥革命的密切關注以及與革命本身的緊密聯繫，可謂涵蓋近代中國史的一次文化盛宴。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平民畫報》中，潘達微創作的黃花崗起義畫作。



是次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主辦，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籌劃。展期由十一月二十九日一直持續到明年五月十四日。今次展覽展出約一百件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提供的文物及歷史圖片，包括革命時期在廣東出版的刊物，以及有關辛亥革命的書籍及圖像紀錄等，結合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藏，介紹革命活動在廣東的發展。展品中包括一系列辛亥革命前後在廣州和香港等地出版的報刊，充分展現知識分子如何透過當時這新興的傳媒平台，將革命思想作廣泛傳播，深入人心。

廣東乃革命策源地

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後，廣州開放為通商口岸，西方經濟體系逐漸伸入到廣東各地。經濟發展的同時，反抗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統治的起義事件亦同時在廣東各地發生。廣東地區因着經濟發展的優勢，為革命派提供了有利的物質基礎進行起義革命，因而成為清末革命的策源地。

由孫中山建立的興中會其後聯同其他革命團體，組織中國同盟會，廣東亦成為同盟會活動的重點地區。當時，革命人士在廣東紛紛利用報刊陣地，鼓吹革命，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報道各地武裝起義的現場實況，擴大革命派的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成功後，不少有關辛亥革命的宣傳品相繼出版，當中包括圖書、圖像紀錄、月份牌，以及新郵票等，為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紀錄，亦為後世研究清末民初多次的起義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今次展覽的展品，對於回溯革命的艱辛，大有裨益。

剪去辮子，文明開化

今次展出一張傳單，頗為引人注目。這張傳單以「大漢國民」為落款，號召民眾迅速剪去頭上帶有滿洲人色彩的辮子。傳單大意是說：清廷被推翻已經一個多月了，但是不少基層民眾還是在頭上拖着那條被視為是「豬尾巴」的辮子，難道是心甘情願繼續當奴隸嗎？

希望民眾不要再自甘墮落，而是應該自尊自覺，剪去辮子。

滿清自1644年入關中原之後，帶給中原民眾最大的屈辱，便是剃髮。在傳統的中國人看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能輕易改變？但是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高壓政策下，漢族民眾尤其是知識精英，選擇了屈服。從那時開始，中國男人的頭上多出了一條長長的辮子。經歷了初期的抵制之後，容易被統治且安於現狀的中國人也終於如魯迅所說「坐穩了奴隸」，接受了辮子，甚至在心理上將辮子視為是國粹和道統。辮子成為民族壓迫、君主專制、社會落後和民智未開的象徵。

當清代中國人滿足於辮子帶來的自我陶醉時，日本開始了近代化。總結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們只注意到了「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卻忽略了最為重要的「文明開化」。那時，為了盡快與世界潮流接軌，日本人的服裝、髮型都完全西化，階層身份制度被廢除。因此，當清國和日本同時派出留學生去英國學習海軍技術時，日本人和清國人雖然都身着西式軍服，但清國人的頭上卻多了一條辮子。正是這條辮子，讓這些清國留學生在甲午戰爭中，敗給了自己的日本同窗。也正因為如此，為了實現真正的人人平等，破除奴性，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定要以「大漢國民」的名義剪去國民頭上的那根辮子。

剪去頭上的辮子容易，剪去心中的辮子，文明開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今次展出的這張傳單開了一個好頭。

「共和萬歲」的理想映照

在「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展覽中，明信片 and 俗稱「火花」的火柴盒貼畫，也記錄下了辛亥革命帶來的時代巨變。這其中，就以「萬歲」的呼喊對象發生移轉，為突出體現；而各種圖案的配飾，也體現出革命者的理想映照。

今次展覽中的一件展品——明信片，

■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的領袖明信片。



■號召民眾剪去辮子的傳單



■《嶺南白話雜誌》，是以粵語撰寫的革命刊物。



■廣東革命黨人編寫的《民誼》刊物

印有孫中山、黃興、黎元洪、袁世凱四個人的肖像。除去後來的歷史發展和評價，就當時的語境下，此四人被視為是締造民國的有功之人，並以「後來其蘇」（出自《孟子》，表示四人為民眾救星）讚揚他們。人物肖像的兩側，是辛亥革命團體共進會在日本設計的九角十八星旗、革命先烈陸皓東設計並由孫中山完善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及為黃興所鍾愛、代表重視農民與土地的井字旗。而人物肖像頂端，則是當時象徵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平等的五色旗。

一張明信片上，旗幟之多，是當時不同力量和革命團體的一種理想匯集。五色旗展現的是民族平等和諧；九角十八星則代表九州大地和中原十八行省；井字旗則展現了革命者心目中實現「耕者有其田」目標的理想情懷。朗朗青天，白日朝陽照耀國土，便是對陸皓東等辛亥先烈鮮紅熱血的祭祀，以示革命成功不忘本。

中國人習慣了喊萬歲。古代中國，有兩種萬歲是經常呼喊的：一種是國號萬歲——例如大清國萬歲；一種是君主萬歲——例如某某皇帝萬歲。但是辛亥革命，革的就是皇帝的命，且大總統不是皇帝，自然不能再喊總統萬歲。為何？因為中國邁入了共和時代。所謂共和，即國家是自由民主之邦；是全體民眾的民國。因此，展出的明信片上的「萬歲」字樣，順應時代潮流，變成了「民國萬歲」、「共和萬歲」。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堪稱當時中國人的榮耀。

黃花崗：悲歌撼扶桑

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堪稱是辛亥革命中最为壯烈的一次偉大詩篇。曾經收集死難的七十二烈士遺骨的革命黨人潘達微，後來創作了《焚攻都署》的畫

作，緬懷是次革命抗爭。今次，該作品樣貌也在展出的《平民畫報》中得以再現。

潘達微的作品中，畫面中的兩廣總督府戒備森嚴，重兵把守。但是一群學富五車、來自海外的留學生，卻寧願犧牲，也不後退。我們彷彿在畫面中看到了喻培倫，找到了方聲洞，也聽到了林覺民在朗誦他那膾炙人口的《與妻訣別書》。

與革命黨以往的起義不同，黃花崗起義的主力不是民間會黨，也不是新軍，而是留學生。他們本是我們這個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卻有感於國家飽受專制之苦，而身先士卒。故而孫中山得知大批留學生犧牲後，以「吾黨精華，付之一炬」來表達心中的無限哀痛。

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當時的清廷兩廣總督張鳴岐將逮捕並準備殺害的革命黨人進行拍照，標註好姓名，呈遞北京清廷中央，以此向清政府邀功請賞。這種對本國民主革命者極盡羞辱的做法，被日本發現。起義殉難者的照片和名單傳回日本後，東洋人察覺這些衝鋒陷陣的革命戰士，不少是曾在日本學習的留學生，且家境富裕。經歷過自由民權運動熏陶的日本人，為這些慷慨赴死的中国共和民主之魂所打動，當廣州城一片肅殺氣氛時，日本的首稻田大學降下了半旗，向黃花崗起義的死難者致哀。

■《興漢紀念廣東獨立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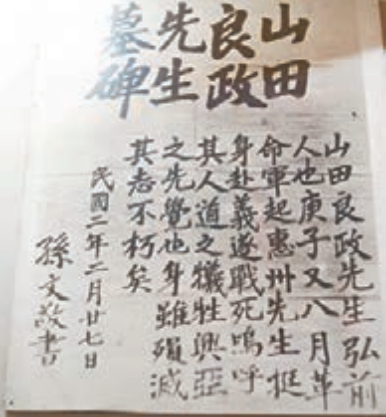


山田良政：惠州殞命的落花夢

特別值得一提的，今次「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的不少展品，與日本有着很大的關聯。主辦方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從一些展品能夠清楚看到，辛亥革命與日本有着很深刻的關係。例如，一幅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製作的清國大型地圖，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日方在中國地圖上，用紅色線條勾勒出革命黨人起義的根據地、路線與範圍。這其中，以珠三角一帶的香港、惠州、廣州為色彩較為深密之區。

孫中山的好友、曾經大力支持過中國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宮崎滔天，曾經寫下過一本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的回憶錄，講述了他與孫中山並肩革命的經歷，是中日兩國歷史學界公認的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1900年的惠州起

■孫中山為山田良政撰寫的碑文



義，是其中重要一環。這也印證了這幅陳列地圖中的色彩分佈情形。

1900年的惠州起義，孫中山好友、日本人山田良政積極參與，起義失敗之時遭到清廷殺害。山田的犧牲，讓孫中山大為痛心。他高度讚譽山田良政是「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並親手為他題寫了墓碑的碑文，稱他「其人遭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隕滅，其志不朽矣」。在今日的深圳鹽田區，內地政府為山田良政這樣一位獻身中國共和革命的志士，立了雕像；在台北圓山忠烈祠，也供奉着山田良政的牌位，日夜由衛兵守護。海峽兩岸共

這的這位友人，雖已殞命，但其精神值得永遠銘記。

惠州起義是中國二十世紀革命的第一槍，起到了開啟民

智的重要作用。這其中的日本因素不能忽略。而在後來的武昌起義中，犬養毅、萱野長知等日本人的參與，更是對整個時局的發展，起到了不小的影響。目前能夠找到的關於武昌起義的影像資料，就是孫中山的日本好友梅屋莊吉派人攜帶設備前往武昌拍攝的。

中日兩國的歷史脈絡，從日本製作的中國革命地圖、共和主題的火柴盒畫中，得到了一次的印證。兩國關係在辛亥革命之後的發展，漸漸交惡，最後兵戎相見。但是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中，兩國民間甚至官方的一次次互動，是不能夠被忘卻的，這也是延續友愛與和平的歷史資源之一。

■日本製造的慶祝辛亥革命的「火花」



■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製作的中國革命形勢地圖

文、圖：徐全